



THE BEIJING NEWS

创刊于2003年11月11日

总第3054期

统一刊号
CN11-0245

主管
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

出版
新京报社

地址：
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
邮编：100061
传真：010-67106766
新闻热线：010-67106710
(24小时)
发行热线：
010-67106666
新京报网：
www.bjnews.com.cn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
京宣工商广字第0068号

常年法律顾问：
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声明：
未经本报许可，不得转载、采用本报及本报网站刊载之内容。

社论

“一卡通”不能再“卡”而不“通”

降低一卡通押金收费、将巨额资金去向公开、让退卡和退还押金更方便，这些问题应早重视和解决。如今押金去向不明的“洞”已经是数亿元的大数，此时不补，更待何时？

近日有市民向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邮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》，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。按照这位市民及其代理人的计算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目前发放量已逾4000万张，按照每张卡押金20元计，押金总额超过8亿元人民币，再加上卡内的资金，数额将更加巨大。

据知情者反映，“一卡通”每张卡的成本不过2-4元，出厂价应在7元左右，20元价格明显过高；北京市全市“一卡通”充值网点多达613个，退卡点却仅有59个，若卡内余额超过百元，更是只有民族文化宫一处可退，

且需办理繁琐手续和缴纳10%的手续费；更有使用者称，退卡时无论什么原因造成，只要卡内信息读不出，押金都不予退还；不仅如此，如此巨额押金及其所产生的利息，不仅用途去向未向社会公开，甚至每年利息多少，公众也不得而知。

其实，“一卡通”的问题，包括收费标准、公众知情权、退款便利等，由来已久。

早在2006年，即“一卡通”开始普及之初，就有人提出20元押金收费标准过高、退卡网点稀少、退卡不便，及退卡手续繁琐不公等问题，并要求解决，但均被北京市政交通公司和北京

市国资委等相关单位，以“押金标准已获价格主管部门审批通过”、“制卡成本较高不能降低”，及“一卡通公司经营连年亏损、市财政补贴一年上亿无法弥补”等予以回绝，甚至有市政协委员称，自己曾六提“一卡通”押金公开而无下文。

一卡通公司本就属于公共事业单位，有“为市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”的公益性定位，市民要求公开“一卡通”押金成本构成、押金利息用途等信息，是其应有的权利，且于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有据可依，并非分外要求。

如果押金构成、利息数额和资金去向等账目公开，

审计部门和公众经审核后，发现并无不当，且亏损属实，如何解决问题，原本可通过听证会等程序商量解决。说到底，市政公交服务本就是公众利益所系，理应大家商量着处理，有关方面藏着掖着，将大家的事变成一家的事，将公开的事变成封闭的事，即便真的没有问题，也有侵权之嫌，更会无端招惹非议；倘真有问题，就更难及时发现、整改。

至于退卡网点数量不足、充值网点数量1/10，及退卡手续繁琐不公等问题，不论有关方面作何解读，对于公众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。公众所要听的并非“为何会如此”，他们只知道“不应如此”，并希望尽快得知“何时、怎样才会不再如此”，不论有多少理由，都不应以牺牲公众便利为代价，换取自身的便利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，一卡通的诸多问题不解决，会让小矛盾越积越大。降低一卡通押金收费、将巨额资金去向公开、让退卡和退还押金更方便，这些问题市民呼吁已久，却并未得到及时、应有的重视和解决。当时发卡量不过百万张，涉及资金不过2000万元，往事已矣，来者可追，如今这个“洞”已经是数亿元的大数，此时不补，更待何时？

相关报道见A07版

观察家

启动养老金入市，“安全堤坝”不可缺

要确保养老金的安全，最紧要的无疑是，抓紧出台养老金入市的具体试点办法；制定特别的投资决策和监管以及遴选和更换基金管理人的制度，定期公布基金管理人的业绩。

3月20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，投资运营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余资金1000亿元。这意味着，余额高达2万多亿元的地方养老金入市试点正式启动。

在养老金本身面临极大亏空的情况下，拓宽养老金的投资渠道，的确成为当务之急。

然而，更为众所周知的是，中国股市并非一个好的投资选择，2011年更是以跌幅24%熊冠全球。地方的养老金没有投资渠道，充其量只会缩水，但如果没有一个很好地确保投资安全的机制，贸然投资股市很有可能

面临巨亏的风险。广东这次委托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养老金1000亿元，从制度设计和初衷来看，依然是把投资安全放在首要位置。

相对于国内其他的公募基金，全国社保基金从成立至今至少从收益表来看成绩单还不错。按照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的说法，在2001年至2011年的11年里，全国社保基金共实现投资收益2847亿元，年均收益率为8.41%，比同期通胀率高出6个百分点。这样的成绩单似乎意味着，如果将地方养老金交给社保基金运营，起码从投资的

历史看，是较为安全的。

然而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全国社保基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，并非完全是投资于股市。全国社保基金的特殊地位决定了，其在IPO发行的一级市场享有其他投资基金不可企及的优势，在股权直接投资领域，社保基金也参与了一些收益率不错的项目，加上赶上2005年到2007年的大牛市，所以，平均的收益率远高于一般基金。

所以，如果仔细分析社保基金的年度收益以及类别收益，在大盘大跌的2008年和2011年，社保基金的总体收益率也只有-6.79%和

0.85%，股票类投资亏损是拉低收益的主要原因，并非每一年都能包赚不赔或者跑赢CPI。

委托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地方养老金，相对于一般基金的确较为安全，但在确保投资安全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，这种委托投资依然蕴藏着很大的风险，整个投资决策的过程如何体现透明和公众的参与，还有待观察。

社保基金理事会也表示，受托投资运营基本养老保险资金，将坚持更为审慎的方针，新增资金将更多配置到固定收益类产品中，确保实现基金保值增值。但这

仅仅是资产配置的安全要求，在投资决策、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依然一片空白。

要确保养老金的安全，最紧要的无疑是两件事：一是必须抓紧出台养老金入市的具体试点办法；二是对于地方养老金入市，必须制定特别的投资决策和监管以及遴选和更换基金管理人的制度，定期公布基金管理人的业绩。

唯有在保证养老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并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安全体系的情况下，才能将养老金投资进而推广至全国。

□马光远(学者)
相关报道见A04版

更正与说明

【文字更正】

1.3月19日B01版《预期油价上调 中间商囤货“赌涨价”》(校对:翟永军 编辑:张静)一文,第1栏第2段第1、2行“据最近一次国内成品油调价仅一月有余”中,“据”应为“距”。

2.3月20日B11版(校对:李新荣 编辑:常惠芳),《“只许圈钱,不许炒作?”》一文,第2栏第2行“获得跟多的利益”中,“跟多”应为“更多”;《限制炒新可保护散户》一文,第2段第2、3行“交易所抑制都有盘中临时停牌的措施”中,“抑制”应为“一直”,第4、5行“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式”中,“形式”应为“形势”。

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、人士致歉。
挑错热线:010-67106710
栏目编辑:李赛

来信

民办“占坑班”为什么还“管用”

最近,有多位北京家长向媒体反映,自己的孩子面临小升初的升学难题,无奈之下,只得选择培训机构和升学直接挂钩的“占坑班”。他们质疑,早就听说教育部门要取缔“占坑班”,可为什么这些机构还是遍地开花?

根据报道,“占坑班”在名义上是民办教育机构。因为早在2009年,北京就开始叫停所有公办校主办的“占坑班”,如果示范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“占坑班”,将被取消示范校称号。但现在在这些民办的“占坑班”却一样“管用”。

比如,一家名为“仁华

学校”的民办教育机构,被评为了北京众多“占坑班”中的“金坑”,因为进入其中的学生极有可能升入著名的“人民大学附中”读初中。

这到底是巧合,还是民办教育机构与学校之间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?“占坑班”屡禁不止,这背后一定有着隐秘的利益链条。相关部门光出台禁令还不够,必须对学校的录取行为严格监督,抑制重点学校在录取过程中的利益冲动。

□戈海(学生)

往车上插广告太危险

上周日,笔者开车到立水桥附近参加一个亲戚的

婚礼,发现立水桥附近散发小广告很猖獗,而且很多发广告的是在车辆中穿行,比较危险。

上午10时左右一家人开车到立水桥等待左转弯时,七八个小伙子、小姑娘就迅速在车辆中穿插,并往车窗刮雨刷、车门把手、后备厢缝隙中插塞小广告卡片,光笔者的车身上就被插了足有六七张小广告。

众多车主很无奈,有的挥手拒绝,有的只好下车摘小广告卡片。不仅如此,散发小广告的小伙子、小姑娘在车辆中穿插还相当危险。一个小伙子小跑着插广告时,就差一点被一辆迅速起步的轿车刮倒,因为他们来回穿插,很影响司机的视线,害得众多司机也不得不按喇叭“警示”。

散发小广告似乎已成顽疾,而这种往车身上插广告的行为,除了影响环境之外,还增大交通风险。笔者希望此事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,好好整治下这里的秩序。

□舒心萍(市民)

如何才能“多睡一小时”

今天是世界睡眠日,今年的主题是“多睡一小时”。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显示,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为38.2%,其中,北京、广州等大城市有睡眠障碍的人更是占到六成以上,中小学生睡眠普遍不足。有专家将失眠看成是“悄然扩展的流行病”。

□刘英团(市民)